

資治通鑑補正

寶治通鑑補正

資治通鑑補正



光緒壬寅
季冬校印

資治通鑑補正卷第五十四

宋涑水司馬光編集

明

後學天台胡三省音註

後學吳郡嚴

補正

後學吳郡談允好夢

漢紀四十六 起永壽三年盡延壽六年凡七年

孝桓皇帝上之下

丁永萬三年春正月己未赦天下 居風今貪暴無度 居風縣屬九真郡交州記曰山有風門常有風縣人朱達等與蠻夷同反攻殺縣令

聚眾至四五十人夏四月進攻九真九真太守兒式戰死詔九真都尉魏朗討破之 閏月庚辰晦日有食之 秋

七月河東地震 京師蝗 或上言民之貧困以貨輕錢薄宜改鑄大錢事下四府 四府謂三公府大將軍府 羣僚及太學能

言之士議之太學生劉陶上議曰當今之憂不在於貨在乎民飢竊見比年以來良苗盡於蝗螟之口杼柚空於公

私之末民所患者豈謂錢貨之厚薄銖兩之輕重哉就使當今沙礫化為南金瓦石變為和玉 賢曰詩曰大路南使金和玉下和之寶

百姓渴無所飲飢無所食雖皇義之純德唐虞之文明猶不能以保蕭牆之內也蓋民可百年無貨不可一朝有飢

故食為至急也議者不達農殖之本多言鑄冶之便或欲因緣行詐以賈國利國利將盡取者爭競造鑄之端於是

乎生益萬人鑄之一人奪之猶不能給况今一人鑄之則萬人奪之乎雖以陰陽為炭萬物為銅役不食之民使不

飢之士猶不能足無厭之求也夫欲民殷財阜要在止役禁奪則百姓不勞而足陛下愍海內之憂戚欲鑄錢齊貨

以救其弊猶養魚沸鼎之中棲鳥烈火之上水木本魚鳥之所生也用之不時必至焦爛願陛下寬鑿薄之禁 鑿音

後治鑄之議聽民庶之謠吟問路叟之所憂 通下情也賢曰列子曰昔堯理天下五十年不知天下理亂堯乃微服

孔子行遊中路聞哭者其音甚悲孔子避車而問之曰夫子非有喪也何哭之悲處邱子對曰吾有二 失吾少好學周偏天下還後吾親喪是一失也事君驕奢不遂是二失也厚交友而後絕是三失也 瞰三光之文

擢視山河之分流賢曰三光日月星也分謂山流謂河言日月有誦食之變星長天下之心國家之事暴然皆見無

有遺憾者矣臣嘗誦詩至於鴻雁於野之勞哀勤百堵之事詩小雅鴻雁之篇曰鴻雁於飛肅肅其羽之子於征每

喟爾長懷中篇而歎近聽征夫饑勞之聲甚于斯歌是以追悟匹夫吟魯之憂列女傳曰魯漆室之女過時未嫁當

旁人聞之莫不慘慘者都婦從之遊謂曰何哭之悲乎欲嫁乎吾為子求偶漆室女穆公之時君老太子幼女櫛柱而啼

曰嗟呼始吾以子為知今無識也吾豈以不嫁為悲哉吾憂吾君老而太子少也屏營彷徨不能監寐監寐即伏

念當令地廣而不得耕民眾而無所食羣小競進東國之位鷹揚天下烏鈔求飽吞肌及骨並噬無厭誠恐卒有役

夫窮匹起于板築之間賢曰役夫謂如陳涉起也余謂投斤攘臂登高遠呼使愁怨之民響應雲合雖方尺之錢

何能有救其危猶舉函牛之鼎絰纖枯之木注維音詩人所以眷然顧之潛焉出涕者也遂不改錢 冬十一月司徒

尹頌考異曰表紀在六月令從范書長沙蠻反寇益陽益陽縣屬長沙郡賢曰縣在益以司空韓續為司徒以太常北海孫朗

為司空 戊永壽四年夏五月甲戌晦日有食之太史令陳授因小黃門徐璜陳日食之變咎在大將軍冀冀聞之諷雒陽令

收考授死於獄帝由是怒冀考異曰袁紀曰冀以私憾專殺京師惶 六月戊寅赦天下改元延熹 大雩公羊傳曰

大雩旱祭也何休註曰君親之南郊元曰六事謝過自責曰政不善數民失職殿宮室崇饗苞直行輿議大昌殿使童

男女各八人舞而呼雩故謂之雩鄭元曰雩吁嗟求雨之祭也服虔曰雩遠也遠為百穀祈膏雨也陸佃曰河雩雨不

雨未定也 秋七月甲子太尉黃瓊免以太常胡廣為太尉 已巳雲陽地裂 冬十月帝校獵廣成廣成苑在河南新城縣遂幸

上林苑此上林苑在雒陽西十二月南匈奴諸部並叛與烏桓鮮卑寇緣邊九郡帝以京兆尹陳龜為度遼將軍考異曰龜傳每除

度遼將軍龜書之此陳龜及前李膺後種嵩皆龜臨行上疏曰臣聞三辰不軌擢士為相變夷不恭拔卒為將臣無

不說一時既不當有兩宮今約其事分著前後龜雖歿軀體無所云補令西州邊鄙土地增埴埴土薄也○增音即埴音角鞍馬為居射獵

文武之材而忝鷹揚之任詩曰維師尚雖歿軀體無所云補令西州邊鄙土地增埴音即埴音角鞍馬為居射獵 為業男寡耕稼之利女乏機杼之饒守塞候望懸命鋒鏑聞急長驅去不圖反自頃年以來匈奴數攻營郡殘殺長

吏侮畧良細戰夫身膏沙漠居人首係馬鞍或舉國掩戶盡種灰滅孤兒寡婦號哭空城野無青草室如懸磬雖含

生氣實同枯朽徃歲并州水雨災蝗互生稼穡荒耗租更空闕順曰更謂平更錢也陛下以百姓為子焉可不垂撫循之恩哉

古公西伯天下歸仁豈復興金輦寶以為民惠乎陛下繼中興之統業光武之業臨朝聽政而未留聖意且牧守不

良或出中官謂牧守出於中官之所引用也懼逆上旨取過目前過度呼嗟之聲招致災害胡虜山悍因衰緣隙而令倉庫單於豺

狼之口單音功業無錙兩之効皆由將帥不忠聚姦所致前涼州刺史祝良初除到州多所糾罰太守令長貶黜將

半政未踰時功效卓然實應賞異以勸功能改任牧守去斥姦殘又宜更選匈奴烏桓護羌中郎將校尉謂匈奴中郎將護羌校尉

簡練文武授之法令除并涼二州今年租更寬赦罪隸掃除更始則善吏治奉公之祐惡者覺營私之禍胡

馬可不覩長城塞下無候望之患矣帝乃更選幽并刺史自營郡太守都尉以下多所易革京北虎牙營扶風雍營

都尉下詔為陳將軍除并涼一年租賦以賜吏民龜到職州郡軍足震東鮮卑不敢近塞省息經困歲以德計詔拜

安定屬國都尉張奐為北中郎將以討匈奴烏桓等匈奴烏桓燒度遼將軍門引屯赤阪煙火相望兵眾大恐各欲

亡去奐安坐帷中與子弟講誦自若軍士稍安乃潛誘烏桓陰與和通遂使斬匈奴屠各渠帥屠各匈奴種也襲破其眾

諸胡悉降奐以南單于車兒不能統理國事乃拘之奏立左谷蠡王為單于詔曰春秋大居正車兒一心向化何罪

而黜其遣還庭考異曰袁紀元康元年四月中郎將張奐以車兒不能治國事上言更立左谷蠡王都緡為單於詔不許范書匈奴傳在延熹元年今從之大將軍冀與陳龜素有隙

譖其沮毀國威挑取功譽不為胡虜所畏生徵還以种暳為度遼將軍龜遂乞骸骨歸田里復徵為尚書冀暴虐日

甚龜上疏言其罪狀請誅之帝不省龜自知必為冀所害不食七日而死种暳到營所先宣恩信誘降諸胡其有不

服然後加討羌虜先時有生見獲贖於郡縣者悉遣還之誠心懷撫信賞分明由是羌胡皆來順服暳乃去烽燧除

候望邊方晏然無警入為大司農

延熹二年春二月鮮卑寇雁門 蜀郡夷寇犛犛陵賢曰犛犛縣屬蜀郡故城在今翼州翼水縣西有犛犛縣因以名焉宋白曰翼州衛山縣本漢犛犛陵縣地故城在縣西有犛犛陵

三月復斷刺史二千石行在年喪永興二年聽行三年喪 夏京師大水 六月鮮卑寇遼東 梁皇后侍姊兄蔭勢順

烈皇后无大 帝雖迫畏梁冀不敢謹怒然進御轉希按周禮注鄭眾云六宮後五前一王之妃百二十人后一人夫人三人嬪九

蔽之言后象王立六宮而居之亦正寢一燕寢五夫人以下分居后之六宮每宮九嬪一上十五婦三人女御九人其

餘九嬪三人世婦九人女御二十二人從后惟所燕息焉從后者五日而沐浴其夕又上一人五婦一人女御九人如三

公從容論婦禮此禮所謂以時御教子王所者也鄭元入曰凡羣妃御見之沐浴與后妃其象也卑者宜先尊者宜

後女御八十一人當九夕世婦二十一人當一夕三夫人當一夕十五日而徧自望後反之案二

鄭所云漢之宮中實無序專房后益憂意秋七月丙午皇后梁氏崩乙丑葬懿獻皇后於懿陵梁冀一門前後七

侯三皇后冀祖雍封乘氏侯冀封襄邑侯及嗣乘氏侯又封其子胤襄邑侯弟不疑潁陽侯六貴人二大將軍夫人

女食邑稱君者七人尚公主者三人其餘卿將尹校五十七人冀專擅威柄凶恣日積宮衛近侍並樹所親禁省起

居纖微必知其四方調發歲時貢獻皆先輸上第於冀補註上第謂貢獻乘輿乃其次焉吏民齎貨求官請罪者道

路相望百官遷召皆先到冀門賤檄謝恩字書賤表也識也書也左雄傳文吏課賤奏自後世言之奏者達之天子

自蔡倫造紙之後用紙書者曰賤用賤者用之中宮東宮將相大臣檄者徵召傳令用之非所以謝恩也竊意

小人姦黨比屋可誅明將軍處上將之位宜崇賢善以補朝闕自侍坐以來未聞稱一長者而多託非人誠非敢聞

冀默然不悅樹到縣遂誅殺冀客為人害者數十人樹後為荊州刺史辭冀冀鴆之出死車上遼東太守侯猛初拜

將軍位極功成可為至戒宜遵縣車之禮高枕頤神傳曰木實繁者披枝害心范曄曰木實繁者披其枝故其枝者傷其心若不抑損盛

權將無以全其身矣冀聞而密遣掩捕著乃變易姓名託病偽死結蒲為人市棺殯送冀知其詐求得咎殺之太原
郝絜胡武好危言高論與著友善絜武嘗連名奏記三府薦海內高士而不詣冀冀追怒之敕中都官移檄禽捕遂
誅武家死者六十餘人絜初逃亡知不得免因與觀奏書冀門書入仰藥而死家人得全安帝嫡母耿貴人薨冀從
貴人從子林慮侯承求貴人珍玩不能得冀怒誅其家十餘人涿郡崔琦以文章為冀所善琦作外戚箴白鵲賦

以風外戚咸曰赫赫外戚華寵煌煌者在帝舜德隆英皇周華三母有莘崇湯宣王晏起姜后脫簪齊桓好樂衛姬
驥惟家之索北雞之晨車推擅愛顯已蔽人陵長間舊地刺至親并后匹嫡淫女是陳孕賢是上番為司徒荷爵負
乘承食名都詩人是刺德用不與暴卒或婦拒諫是孤甥蛇其心縱毒不辜諸女是陳孕賢是上番為司徒荷爵負
國甲子昧爽身首分離初為天子後為人婦非但執色母后尤然不相平以禮而後作正卒死於外霍欲鴆子身
乃罹廢故宗廟燒燬妹喜長夏夏如楚周如已亡殿趙靈沙邱威姬人豈呂宋以收陳后作正卒死於外霍欲鴆子身
福有順機日不常中月益有虧損無時常好已亡殿趙靈沙邱威姬人豈呂宋以收陳后作正卒死於外霍欲鴆子身
曰昔管仲相齊樂聞譏諫之言蕭何佐漢乃設書過之吏令將軍屢世台輔任齊伊周而德政未聞黎元塗炭不能

結納貞良以救禍敗反欲鉗塞士口杜蔽主聽將使元黃改色鹿馬易形乎莫無以對因遣琦歸令客刺之客見琦
耕於陌上懷書一卷息輒偃而詠之客哀其志以實告琦曰將軍令吾要子令見君賢者情懷忍忍可亟自逃吾亦
於此亡矣琦得脫走後竟捕殺之冀東政幾二十年威行内外天子拱手不得有所親與帝既不平之及陳授死帝
愈怒和熹皇后從兄子郎中鄧香妻宣生女猛香卒宣更適梁紀紀孫壽之舅也壽以猛色美引入掖庭為貴人冀
欲認猛為其女易猛姓為梁冀恐猛姊塔議郎邴尊沮敗宣意遣客刺殺之又欲殺宣宣家與中常侍袁赦相比冀
客登赦屋欲入宣家赦覺之鳴鼓會眾以告宣宣馳入白帝帝大怒因如廁獨呼小黃門史唐衡小黃門史小黃門

問左右與外舍不相得者誰乎左右謂宦官也外舍謂梁家也外舍謂梁家也衡對中常侍單超小黃門史左悺悺音管與梁不疑有隙中常
侍徐璜黃門令具援具姓也考異曰宦者傳作中常侍具瑗今從梁冀傳常私忿疾外舍放橫口不敢道於是帝呼超悺入室謂曰梁將軍兄
弟專朝迫脅内外公卿以下從其風旨令欲誅之於常侍意如何超等對曰誠國姦賊當誅曰久臣等弱劣未知聖
意若何耳帝曰審然者常侍密圖之對曰圖之不難但恐陛下復中狐疑帝曰姦臣脅國當伏其罪何疑乎於是召

璜瑗五人共定其議帝密超臂出血為盟超等曰陛下今計已決勿復更言恐為人所疑冀心疑超等八月丁丑使
中黃門張憚入省病以防其變具瑗敕吏收憚以輒從外入欲圖不軌帝御前殿召諸尚書入發其事使尚書令尹
勳持節勒丞郎以下皆操兵守省問丞郎尚書左右丞及尚書郎也欽諸付節送省中使具瑗將左右脫駟賢曰駟騎士也余按續漢志太僕舊有六廐中

與省約但置一脫曰宋央脫主乘與及脫中諸馬後又置左驤虎賁羽林都候劍戟士
今脫別主乘與御馬宋央脫平騎二十人石駢脫從可知也
六百石主劍戟士微循宮中

又天子有所收考屬衛尉合千餘人與司隸校尉張彪共圍冀第使光祿勳袁時持節收冀大將軍印綬徙封比景都鄉侯冀及

妻壽即日皆自殺不疑蒙先卒悉收梁氏孫氏中外宗親送詔獄無少長皆棄市他所連及公卿列校刺史二千石

死者數十人太尉胡廣司徒韓續司空孫朗皆坐阿附梁冀不衛宮止長壽亭減死一等免為庶人故吏賓客免黜

者三百餘人朝廷為空是時事猝從中發使者交馳公卿失其度官府市里鼎沸數日乃定百姓莫不稱慶收冀財

貨縣官斤賣合三十餘萬萬以充王府用減天下租稅之半散其苑囿以業窮民
壬午立梁貴人為皇后追廢懿

陵為貴人家帝惡梁氏改皇后姓為薄氏久之知為鄧香女乃復姓鄧氏
詔賞誅梁冀之功封單超為新豐侯徐

璜為武原侯具瑗為東武陽侯左館為上蔡侯唐衡為汝陽侯超食二萬戶璜等各萬餘戶世謂之五侯仍以宦衡

為中常侍又封尚書令尹勳為宜陽都鄉侯霍諡為都鄉侯張放為山陽曲鄉侯歐陽參為脩武仁亭侯李瑋為

宜陽金門侯虞放為冠山侯呂都亭侯周永為下邳高遷鄉侯皆以與謀誅冀之功也勳家世衣冠宗族多居貴位者

而勳獨持清操不以地勢高人嘗為邯鄲令政有異迹諍少為諸生明經有人誣諍冀宋光武刊章文坐繫洛陽詔

獄諍時年十五奏記於大將軍梁商曰諍聞春秋之義原情定過赦事誅意故許止雖弑君而不罪趙盾以從賊而

見書
從賊當諍與光骨內義有相隱言其冤濫未必可諒且以人情平論其理光衣冠子孫徑路平易位極州郡日

望微辟亦無瑕微纖介之累故刊定詔書欲以何名就有所疑當求其便安豈有觸冒死禍以解細微譬猶瘡饑於

何子止渴於鴆毒未入腸胃已絕咽喉豈可為哉商高諍才志即奏免光罪諍由是顯名舉孝廉稍遷金城太守性

明達篤厚能以恩信化誘殊俗甚為羌胡所敬服
以大司農黃瓊為太尉光祿大夫祝恬為司徒大鴻臚梁國盛

尤為司空是時新誅梁冀天下想望其政黃瓊有居公位乃舉奏州郡奏行暴汙至死徙者十餘人海內翕然稱之

瓊辟汝南漆澇少屬清節為州里所服書為清詔使至冀州
漢書曰時冀州刺史冀州刺史

起以清為清詔使至冀州
漢書曰時冀州刺史冀州刺史

漢書曰時冀州刺史冀州刺史
漢書曰時冀州刺史冀州刺史

清天下之志守令臧污者皆望風解印綬去其所舉奏莫不厭塞眾議會詔三府掾屬舉議言

漢官儀曰三公聽決長史臧否民所疾苦

還條奏之是為舉議言也頃者舉議言掾屬令史都督殿上

滂奏刺史二千石權豪之黨二十餘人尚書責滂所劾

上主者大言州郡行狀云何善者同聲稱之不善數兩街枚

會日謂三府掾屬故先

猥多疑有私故滂對曰臣之所舉自非叨穢姦暴深為民害豈以汙簡札哉聞以會日迫促

會日謂三府掾屬故先

舉所急其未審者方更參實臣聞農夫去草嘉穀必茂忠臣除姦王道以清若臣言有貳甘受顯戮尚書令陳蕃上

會日謂三府掾屬故先

疏薦五處士豫章徐穉彭城姜肱汝南袁閔京兆韋著潁川李曇

考異曰徐穉傳云延熹二年尚書令陳蕃僕射胡

在二年胡廣已為太尉五年蕃已為光祿勳今置

廣等上書薦穉表從紀

帝悉以安車元纁備禮徵之皆不至穉字孺子少為諸生清妙高

帝悉以安車元纁備禮徵之皆不至穉字孺子少為諸生清妙高

峙閭里服其德化育失物者懸以相還道無拾遺穉家貧常自耕稼非其力不食四察孝廉五辟公府三舉茂才皆

帝悉以安車元纁備禮徵之皆不至穉字孺子少為諸生清妙高

不起帝嘗問陳蕃曰徐穉袁閔章著孰為先後蕃對曰閔生出公族聞道漸訓著長子三輔禮義之俗所謂不扶自

帝悉以安車元纁備禮徵之皆不至穉字孺子少為諸生清妙高

直不鍵自雕至於穉者爰自江南卑薄之域而角立傑出宜當為先及蕃為豫章太守以禮請署功曹穉不之免

帝悉以安車元纁備禮徵之皆不至穉字孺子少為諸生清妙高

也既而謁退蕃性方峻不接賓客唯穉來特設一榻去則懸之後舉有道

有道舉見五十卷

穉雖不應諸公之辟然聞其死喪輒負笈赴弔常於家豫夫鷄一隻以二兩綿絮漬酒中暴乾以裹鷄徑到所赴冢

有道舉見五十卷

隧外以水漬綿便有酒氣斗米飯白茅為藉以鷄置前輒酒畢留謁而去

有道舉見五十卷

季江俱以孝友著聞兄弟常共卧起及各娶妻復相戀不能別寢以系嗣當立乃遞往就室不應徵聘肱嘗與弟李

有道舉見五十卷

江俱詣郡夜於道為盜所劫欲殺之肱曰弟年幼父母所憐又未聘娶願殺身濟弟季江曰兄年德在前家之珍寶

有道舉見五十卷

國之英俊乞自受戮以代兄命盜遂兩釋焉但掠奪衣資而已既至郡中見肱無衣服怪問其故肱託以他辭終不

有道舉見五十卷

言盜盜聞而感悔就精廬求見徵君叩頭謝罪還所略物肱不受勞以酒食而遣之帝既徵肱不至乃下彭城使畫

有道舉見五十卷

工圖其形狀肱卧於幽暗以被韜面言患眩疾不欲出風工竟不得見之閔安之元孫也少勵操行苦身修節父賀

有道舉見五十卷

為彭城相閔姓省謁變名姓徒行無侶至府門連日吏不為通會阿母出見閔驚入白夫人乃密呼見既而辭去郡

有道舉見五十卷

漢紀四十六

有道舉見五十卷

界無知者及賀卒於郡閹兄弟迎喪不受賻贈賻音傳綬經扶柩冒犯寒露體貌枯毀手足血流見者莫不傷之服

閹累徵聘舉召皆不應居處側陋以耕學為業從父逢隗竝貴盛數饋之無所受著隱居講授不修世務墨繼母苦

烈曇奉之逾謹通愈得四時珍玩未嘗不先拜而後進鄉里以為灋帝又徵安陽魏桓安陽縣屬汝南郡其鄉人勸之行桓

曰夫干祿求進所以行其志也今後宮千數其可損乎廐馬萬匹其可減乎左右權豪其可去乎皆對曰不可桓乃

慨然歎曰使桓生行死歸於諸子何有哉遂隱身不出帝既誅梁冀故舊恩私多受封爵追贈皇后父鄧香為車

騎將軍封安陽侯更封后母宣為昆陽君兄子康秉皆為列侯宗族皆列校郎將賞賜以巨萬計中常侍侯覽上練

五十四帝賜爵關內侯又託以與議誅冀進封高鄉侯又封小黃門劉普趙忠等八人為鄉侯自是權勢專歸宦官

矣五侯尤貪縱傾動內外海內愠曰一將軍死一將軍謂梁冀五將軍出時災異數見白馬令甘陵李雲露布上書移副三

府露布謂不封之書移副謂將副曰梁冀雖恃權專擅虐流行天下今以罪行誅猶召家臣搯殺之耳而猥封謀臣

萬戶以上高祖聞之得無見非西北列將得無解體賢曰列將謂皇孔子曰帝者諦也春秋運斗樞曰五帝修名立

使神故稱帝帝之為言諦也鄭元注云審諦於物色也今官位錯亂小人詔進財貨公行政化日損尺一拜用賢曰尺一之板謂詔長尺一以

書詔不經御省是帝欲不諦乎帝得奏震怒下有司逮雲詔尚書都護劍戟送黃門北寺獄都總也護監左右都侯劍戟士

防送雲詔也使中常侍管霸與御史廷尉雜考之時宏農五官掾杜眾傷雲以忠諫獲罪續漢志郎有五官掾上書願與

雲同日死帝愈怒遂并下廷尉大鴻臚陳蕃上疏曰李雲所言雖不識禁忌干上逆旨其意歸於忠國而已昔高祖

忍周昌不諱之諫成帝赦朱雲腰領之誅今日殺雲臣恐剖心之讖復議於世矣太常楊秉雒陽市長沐茂漢官曰

長秩四百石郎中上官資竝上疏請雲帝意甚有司奏以為太不敬詔切責蕃秉免歸田里茂資貶秩二等時帝在

濯龍池濯龍池在濯龍園中近北宮管霸奏雲等事霸說言曰霸說奏若為雲等言李雲卓澤愚儒杜眾郡中小吏出於狂顛不

足加罪帝謂霸曰帝欲不諦是何等語而常侍欲原之邪願使小黃門可其奏雲眾皆死獄中於是璧龍益橫太尉

瓊自度力不能制乃稱疾不起上疏曰臣聞天者務剛其氣君者務強其政是以王者處高自持不可不安履危任
力不可不據夫自持不安則顛任力不據則危故聖人升高據上則以德義為冠冕涉危蹈傾則以賢者為助力昔
高皇帝應天順命奮劔而王掃除秦項革命創制降德流祚至哀平而帝道不綱秕政曰亂遂使奸佞擅朝外戚專
恣所冠不以仁義為冕所蹈不以賢佐為力終至顛蹶滅絕漢祚天維陵弛民鬼慘愴光武以聖武天挺繼統興業
創基泮水之上立足枳棘之林擢賢於眾愚之中畫勅于無形之世崇禮義於文爭循道化於離亂是以立高不傾
履危不跌至於中葉盛業漸衰陛下初從藩國爰升帝位天下拭目謂見太平而即位以來未有勝政諸梁秉權暨
官充朝李固杜喬既以忠信橫見殘滅而李雲杜眾復以直道繼踵受誅海內傷懼益以怨結朝野之人以忠為諱
尚書周允素事梁冀假其威勢見冀將衰乃陽毀示忠遂因姦計亦取封侯又黃門挾邪羣輩相黨自冀興盛腹背
相親朝夕圖謀共構姦軌臨冀當誅無可設巧復記其惡以要爵賞陛下不加清激激與同審別真偽復與忠臣並時
顯封使朱紫共色粉墨雜糅所謂抵金玉於砂礫礫音歷碎珪璧於泥塗四方聞之莫不憤歎夫讒諛所舉無高而不
可升相抑無深而不可淪可不察與臣世荷國恩身輕位重敢以垂絕之日陳不諱之言書奏不納 冬十月士申
上行幸長安 中常侍單超疾病壬寅以超為車騎將軍 十二月己巳上還自長安 燒當燒何當煎勒姐等八
種羌寇隴西金城塞護羌校尉段熲擊破之追討南度河使軍吏田晏夏育募先登懸索相引復戰於羅亭隨曰東山相近在鄯州又大破之斬其酋豪以下二千級獲生口萬餘人 詔復以陳蕃為光祿勳楊東為河南尹單
超兄子匡為濟陰太守負勢貪放兗州刺史第五種使從事衛羽案不得藏五六千萬種即奏匡竝以劾超匡窘迫
賂客任方刺羽羽覺其姦捕方囚繫雒陽匡慮楊東窮竟其事密令方等突獄亡走尚書召東詰責東對曰方等無
狀釁由單匡乞檻車徵匡考覈其事則姦慝蹤緒必可立得東竟坐輸作左校時泰山賊叔孫無忌寇暴徐兗州郡
不能討衛羽說種曰中國安甯忘戰日久而泰山險阻寇猾不制今雖有精兵難以赴敵羽請往譬降之種遣之羽

乃往脩說禍福無忌即帥其黨與三千餘人降而單超積恨反謂種不能擒賊坐徙朔方超外孫董援為朔方太守
種怒以待之種畜種故吏孫斌知種必死乃謂其友人閭子直甄子然曰盜憎其生從來舊矣第五使君當投裔土

而單超外屬為彼郡守夫危者易仆可為寒心吾今追劫使君庶免其難若奉使君以還將以付子二人曰子其行
矣是吾心也試於是將俠客晨夜追種及于太原遮險格殺送吏因下馬與種斌自步從一日一夜行四百餘里遂
得脫匿於閭甄氏數年徐州從事臧旻上書訟之曰臣聞士有忍死之辱必有就事之計故季布屈節於朱家管仲

錯行於召忽錯行于召忽謂不與之同死也此二臣可死而不死者非愛身於須臾貪命於苟活願其權略庶達時有所為耳伏
見故兗州刺史第五種傑然自建在鄉曲無苞苴之嫌步朝堂無擇言之闕春秋之義選人所長棄其所短種所坐
以盜賊公負筋力未就耳昔虞舜事親大杖則走故種逃亡苟全性命冀有朱家之路以顯季布之會願陛下無遺

須臾之恩令種有持忠入地之恨書奏乃得赦種倫之曾孫也既而匡又為州從事朱震所奏帝乃收匡下廷尉竝
以謹超超懼詣獄謝三府為之諒曰車如雞栖馬如狗疾惡如風朱伯厚伯厚震子也車如雞栖馬如狗疾者是時言救授單匡者多也

封賞踰制內寵猥甚陳蕃上疏曰夫諸侯上象四七賢曰上象四七謂二十八宿各主諸侯之分垂曜在天下應分土藩屏上國高祖之
約非功臣不侯而聞追錄河南尹鄧萬世父遵之微功帝以鄧后故錄遵破羌之功更爵尚書令黃雋先人之紹封近

習以非義授邑左右以無功傳賞至乃一門之內侯者數人故緯象失度陰陽謬序臣知封事已行封事謂封言之
無及誠欲陛下從是而止又采女數千食肉衣綺脂油粉黛不可貲計鄙諺言盜不過五女門以女貧家也今後宮

之女豈不貧國乎是以傾宮嫁而天下化紂作傾宮多采美女以充之武王伐紂乃歸而嫁之楚女悲而西宮哭公羊傳曰西宮災何休注云時魯僖公為齊桓所脅以齊

女為嫡楚女廢居西宮悲愁怨曠所生且駭而不御必生憂悲之感以致并隔水旱之困帝頗采其言為出宮女五百餘人但賜雋爵
關內侯而封萬世南鄉侯帝從容問侍中陳留袁延朕何如主也對曰陛下為漢中主帝曰何以言之對曰尚書令

陳蕃任事則治中常侍黃門與政則亂是以知陛下可與為善可與為非帝曰昔朱雲廷折欄檻令侍中面稱朕違

敬聞闕矣拜五官中郎將累遷大鴻臚會客星經帝座帝座一星在太微宮中帝密以問延延上對事曰陛下以河南尹鄧萬

世有龍潛之舊封為通侯恩重公卿惠豐宗室如項引見與之對博上下媒黷有虧尊嚴臣聞之帝左右者所以咨

政德也善人同處則日聞嘉訓惡人從遊則日生邪情昔光武皇帝與嚴光俱寢上天之異其夕即見夫以光武之

聖德嚴光之高賢君臣合道尚降此變况陛下令所親幸以賤為貴以卑為尊哉惟陛下遠譏諛之人納寒寒之士

則災變可除帝不能用延稱病免歸延清苦好學能通經教授性質慤少言辭嘗為鄉嗇夫仁化大行人但聞嗇夫

不知郡縣

延熹三年春正月丙申赦天下詔求李固後嗣初固既策罷知不免禍乃遣三子基茲變皆歸鄉里時變年十三

姊文姬為同郡趙伯英妻見二兄歸具知事本默然獨悲曰李氏滅矣自太公以來祖曰太公謂積德累仁何以遇

此密與二兄謀豫藏匿爨託言還京師人咸信之有頃難作州郡收基茲皆死獄中文姬乃告父門生王成曰君執

義先公有古人之節今委君以六尺之孤李氏存滅其在君矣成乃將變乘江東下久徐州界變姓名為酒家傭而

成賣卜於市各為異人陰相往來爨從成受學專精經籍酒家異之意非恆人以女妻之積十餘年梁冀既誅爨乃

以本末告酒家酒家具車重厚遣之爨皆不受遂還鄉里追行喪服姊弟相見悲感旁人姊戒爨曰吾家血食將絕

弟幸而得濟豈非天耶宜杜絕眾人勿妄往來慎無一言如於梁氏加梁氏則連生上禍重至矣唯引咎而已爨謹

從其誨後王成卒爨以禮葬之每四節為設上賓之位而祠焉爨後徵拜議郎在位廉方自守所交皆舍短取長好

成人之美時潁川荀爽賈彪雖俱知名而不相能爨並交二子情無適莫世稱其平 丙午新豐侯單超卒賜東園

祕器棺中玉具玉具即玉匣也及羹發五營騎士將作大臣起冢塋其後四侯轉橫天下為之語曰左回天具獨坐回天言

言賜貴無偶也 徐臥虎唐雨墮雨之所墮無不沾濕言其流毒偏于天下也考異曰太子賢注范書雨墮作雨墮

也皆競起第宅樓觀壯麗窮極伎巧金銀爵貳貳音施於犬馬多取良人美女以為姬妾皆珍飾華侈擬則宮人其

僕從皆乘牛車而從列騎兄弟姻戚宰州臨郡辜較百姓與盜無異虐偏天下民不堪命故多為盜賊焉中常侍侯覽小黃門段珪皆有田業近濟北界僕從賓客劫掠行旅濟北相滕延一切收捕殺數十人陳尸路衢覽珪以事訴

帝延坐徵詣廷尉免親置通鑑原文此下有唐衛玠玠殺趙岐家屬宗親事令移置於六十四卷建安六年趙岐卒下閏月西羌餘眾復與燒何大豪寇張掖晨

薄校尉段熲軍頭下馬大戰至日中刀折矢盡虜亦引退熲追之且鬪且行晝夜相攻割肉食雪四十餘日遂至積

石山郡國志積石山在隴西郡河關縣西南賢曰積石山在令鄯州龍文縣南禹貢云導河積石即此是也出塞二千餘里斬燒何大帥降其眾而還夏五月甲戌

漢中山崩六月辛丑司徒祝恬薨恬山中人初為布衣時被公車徵道得溫病過友人鄭令謝著著距不與通因

載病去至汲止客舍中六七日苦無醫聞汲令應融好事諸生欲往語之恬曰謝著舊友也尚不見視汲令初不相

知語之何益諸生事急便至寺門口白融聞之驚愕徑詣床褥對之垂涕曰伯休不世英才當為國家幹輔何有默

止傳舍邂逅不自達哉願相隨入廨傳恬辭謝融不聽歸取衣車躬自御之手為丸藥三四日加劣便制送終具後

病稍損相對悲喜又數十日強健酣晏乃別及恬為司隸薦融自代著去鄴淺薄流聞遂不為公府所取秋七月

以司空盛允為司徒太常虛放為司空長沙蠻反屯益陽與零陵蠻共寇長沙九真餘賊屯據日南眾轉強盛

詔復拜桂陽太守夏方為交趾刺史方威惠素著冬十一月日南賊二萬餘人相率詣方降勒姐零吾種羌圍允

街段熲擊破之姐音子允音沿泰山賊叔孫無忌攻殺都尉侯章遣中郎將宗資討破之詔徵皇甫規拜泰山太守規到

官廣設方略寇虜悉平

肆延熹四年春正月辛酉南宮嘉德殿火戊子丙署火大疫二月壬辰武庫火司徒盛允免以大司農种嵩為

司徒考異曰袁紀在去年按祝恬薨後有盛允允免嵩為司徒相去半年袁紀誤也今從范書三月太尉黃瓊免夏四月以太常沛國劉矩為太尉初矩為

雍邱令雍邱屬陳留郡故杞國也以禮讓化民有訟者常引之於前提耳訓告以為忿恚可忍縣官不可入使歸更思訟者感之

輒各罷去甲寅封河間孝王子參戶亭侯博為任城王奉孝王後城賢曰杜預注左傳曰今丹水縣北有三戶亭故在令鄧州內鄉縣西南元嘉元年任城王崇

竟無子國絕今以博紹封河開五月辛酉有星孛於心晉書天文志心三星中星曰明堂天子位前星為太子後星為庶子丁卯原陵長壽門火原陵
光武 己卯京師雨雹雷音 六月京兆扶風及涼州地震 庚子岱山及博尤來山竝裂震岱山在博西北賧曰

博令博城縣二 己酉赦天下 司空虞放免以前大尉黃瓊為司空 隗為屬國夷寇鈔百姓永初元年以隗為
屬國都尉領米提漢陽 益州刺史山昱擊破之 零吾羌與先零諸程反寇三輔秋七月京師霽減公卿以下奉貨南郡都尉為隗為

王侯半租占賣關內侯虎賁羽林緹騎營士五大夫錢各有差 九月司空黃瓊免以大鴻臚東萊劉寵為司空
冬先零沈氐羌寇并涼二州校尉段熲將湟中義從討之望中有義從胡涼州刺史郭閼貪共有功稽固類軍稽固

謂停使不得進義從役久戀鄉舊皆志版歸郭閼歸罪於熲類坐徵下獄輸作左校以濟南相胡閼代為校尉胡閼
無威略羌遂陸梁覆沒營場鳩音 轉相招結唐突諸郡寇患轉盛泰山太守皇甫規上疏曰今猾賊就滅泰山略平

復聞羣羌竝皆反逆臣生長邠岐年五十有九昔為郡吏再更叛羌豫籌其事有誤中之言謂如馬賢臣素有痼疾
恐大馬齒窮不報大恩願乞宥官備單車一介之使勞來三輔宣國威澤以所習地形兵勢佐助諸軍臣窮居孤危

之中坐觀郡將已數十年自鳥鼠至於東岱其病一也賢曰郡將守也鳥鼠山名在令渭州西即先零羌寇鈔處
反叛其病一也爾雅翼鳥鼠同穴之中渭水出焉其鳥為駘其鼠為鼯鼯如人家鼠而短尾駘似鼠而小黃黑色入
地三四尺鼠在內鳥在外在隴西首陽縣沙州記云塞嶺去太陽川三十里有鳥鼠同穴之山駘音途鼯音交駘

音力求猛敵不如清平勤明孫吳不如奉瀾前變未遠臣誠戚之是以越職盡其區區詔以規為中郎將持節監關
西兵討零吾等十一月規擊羌破之斬首八百級先零諸種羌慕規威信相勸降者十餘萬

竄延熹五年春正月壬午南宮內署大 三月沈氏羌寇張掖酒泉皇甫規發先零諸種羌共討隴右而道路隔絕
軍中大疫死者十三四規親入廢廬廢廬草屋廬寄舍也毛見曰巡視將士三軍感悅東羌遂遣使乞降涼州復通先

是安定太守孫儁受取狼籍屬國都尉李翕督軍御史張璆多殺降羌兩雅翼狼貪猛之獸聚涼州刺史郭閼漢陽
太守趙熹竝老弱不任職而皆倚恃權貴不遵瀾度規到悉條奏其罪或免或誅羌人聞之翕然反善沈氏太豪漢